AI時代的孤獨

幾年前，我在新疆參觀過一片廣袤的棉花田，兩個小伙子像打遊戲那樣操作手柄，指揮無人機完成棉花灑水、施肥、除蟲等農活。還參觀了一個規模頗大的養牛場，三五個員工在控制室就完成了飼料和飲水的配比、輸送，以及對牛的健康狀況的監測。

隨着AI應用場景趨於廣泛，在車間流水線或田間地頭勞作的工人、農民，他們的同事甚至管理者，正在變成AI。以前很多需要和「人」合作完成的事，現在借助於AI就可以單獨完成。孩子做作業，遇到不會的題目，以前需要老師或父母的輔導，現在把題目拍給AI，就能獲得解題思路。學者搞科研，需要與同行交流討論，現在和AI討論辯難，效率可能更高。

由此，一些基礎性的社會關係和生活體驗需要重新認識。當你的老師是AI時，師生關係還存在嗎？當你的合作者是AI時，合作的意義還如以前一樣嗎？萌生於人與人相處及其形成的關係中的情感，也將發生新的改變，比如，孤獨。

所謂孤獨，大概就是交往少。造成孤獨的原因，可能是性格：內向、自卑、涼薄的天性，都使人不願和人多有接觸；也可能是環境：緊張的氣氛，悲苦的處境，也會讓人無法擴大交往的範圍。而AI帶來了一種新的孤獨，或者說，技術性孤獨。技術進步削弱了人與人合作的必要性，而當與人合作共事的場景變少，人在社會關係中的比重降低，新的孤獨隨之產生。

這種孤獨的最初體驗可能是欣快感，就像一個從家鄉出走的人，首先感到的是從熟人社會造成的心理壓力或情感束縛中得到了解脫，但時間長了，天高海闊任我行的暢快就慢慢變成天地寂寥蒼茫無措的惆悵。也許，我們終究會習慣和AI相處，並以此種新關係抹平AI時代的孤獨感。而這意味着人的AI化從言行邁進向情感的更深處。福焉，禍焉，有待時間的回答，或許也只有時間能回答。

知見錄
谷中風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牛馬文學」鼻祖

「天氣好極了，錢幾乎沒有。」如果這句話出現在社交媒體上，你大概會以為是哪位網友在發牢騷，天氣很好，錢包很空，頗有當代「牛馬」自嘲的幽默感。但你知道嗎？這句話出自俄國文豪契訶夫一八九七年寫給出版人的信。當時他三十七歲，剛經歷一場大病，信裏說身體尚可，對未來仍抱希望，接着筆鋒一轉，補上一句錢快沒有了。相隔一百多年，這份無奈讀來竟十分親切。

契訶夫是世界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短篇小說家和劇作家之一，還是一名醫生。《變色龍》《小公務員之死》等短篇小說，以及《海鷗》《三姊妹》《櫻桃園》等戲劇，至今仍是經典。平時說起這樣的大文豪，總覺得他應當整日埋首書桌，思考人性與命運，誰知道翻開私人書信，裏面除了詩和遠方，還常常寫着缺錢與不想工作。原來世界級作家，也有我們普通打工人的煩惱。

一八八六年，二十六歲的契訶夫寫信給編輯：「沒有錢，卻懶得工作。」更好笑的是，他在後面保證，自己只會懶到五月底，六月一日就開始認真寫作。好像是孩子在跟父母撒嬌「再玩最後五分鐘！」再往前一年，二十五歲的他又在信中感嘆：「我並非足不出戶之人，要是有錢，我肯定會天南海北地跑，絕不會停下來。」當時他要負擔一家人的生活，連一趟旅行的錢都不容易擠出來，於是只好先在信裏畫餅充飢。

最絕的是一八九〇年，契訶夫在前往薩哈林島的旅途中，寫信給家人：「要是我能做主，我一天到晚就只會吃，但我沒有足夠的錢吃上一整天，所以只好一直睡。」吃不起就睡，簡直可以直接放進今天的「牛馬文學」選集。想到他一邊行醫，一邊寫出影響世界文學的作品，日常卻也會懶得上班、嫌錢不夠花、想出去玩，突然覺得這位大文豪親切了不少。那些作品如今都寫進文學史，這幾封信若是今天發到社交媒體上，底下恐怕也會有不少人回覆：太懂了。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

劇場導演林奕華曾將《紅樓夢》改編成多齣現代舞台作品。他對原著小說有獨特理解，既不是解拆原著，亦非重構原著的現代意義。近作《薛寶釵，這個人》，一方面以薛寶釵為核心人物，另一方面藉着參與演員，以至由演員分飾的社會眾生相，為觀眾提出深邃的問題：世上有千百萬人，我又是什麼樣的人？

演出開首，各演員以錄像自報家門：背景、愛好、目的，就像展示大觀園內的眾生相。接下來，演出有一條基本軸線：舞台上由演員擔演戲中戲，尋找《紅樓夢》裏薛寶釵的角色定位。一直以來，薛寶釵就像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第三者，角色形象並不討好。然而，這種「不討好」是否來得全面？我們能否從多角度再探究「這個人」？

林奕華一向並不着重「說故事」，其作品不囿於起承轉合，以至情節鋪排和人物關係。然而，林奕華非常懂得捕捉觀眾心理，亦能將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緒交替並行，讓觀眾在似是而非的觀賞狀態之下，措手不及地被舞台上的情思而感動。就如以往大部分作品一樣，《薛》劇以李心潔主要飾演的薛寶釵為中軸線，其餘八位演員分飾各式人物，藉着各人物的塑造、對照，讓觀眾一同塑造薛寶釵的形象。例如一位圖書館管理員角色，自說自話之間便搖身一變成為失明人，箇中轉變毋須邏輯理據，只在於舞台上瞬間轉換的有趣形象。另外，葵青劇院演藝廳的空間布置千變萬化，但是導演仍然安排後台人員與演員同步，在觀眾面前搬運傢俬道具，目的就是為了凝住舞台上的時空，將演出與觀眾融合在一起，共度時刻。

《薛》又像一齣音樂劇場，多首歌曲牽動觀眾情緒和演出節奏。我覺得惟尾二的歌曲《他的最愛》，已連繫情節「你的林妹妹已經死了」，將演出帶至高潮；現在還有一首《天衣無縫》才完場，感覺有點沒完沒了。

文藝中年
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港樂歐遊預演

本文見報的今天，香港管弦樂團正進行兩星期歐洲之旅，在四國、八城市演出兩套曲目。首站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一套兩首作品，正好上周在香港預演。

十一月十七日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，音樂會首先以莫扎特第二十四鋼琴協奏曲開始，將會在巡演擔任獨奏的德國鋼琴家Martin Helmchen以典雅的風格，彈出古典時期精緻音符，尤其與木管等多番的室內樂對答，例如首樂章與雙簧管，次樂章與巴松管和長笛，圓號和單簧管等重奏樂段，效果悅耳。終章開始樂隊緩慢節拍，奏出不祥氛圍，但鋼琴保持流暢，中後段加快速度過程自然。完成後更加奏舒曼《森林情景》的第七首，引來指揮貝托祺坐在長笛樂師旁邊細聽。



▲德國鋼琴家Martin Helmchen在港樂巡演中擔任獨奏。 港樂供圖

值得一提的是，樂隊五組弦樂的擺位是有別於以往的做法，例如第一、二小提琴分布在舞台左右兩側，低音大提琴在一提後方等。這是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傳統風格，可能因巡演柏林等四個德國城市而作出調動。

下半場重頭戲之布魯赫納第四交響曲同樣採用這個格局。可是將三十位小提琴手分列台前，尤其是居台右的十四位二提拉奏時音孔向內，所形成的小提琴音量顯得薄弱，與銅管一起全奏時被淹沒了。

《布四》可能是港樂演得最多的布魯克納交響曲，早年德國Günther Herbig指揮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。這次在貝托祺棒下，很明顯他有自己的演繹風格，相當細心營造樂句，尤其是多番漸強樂段，推向斑斕光輝的高潮，效果出色，只是樂隊似乎還要適應。

最後一個強音在大氣中消失之際，全場竟然靜下來，隨着指揮雙手垂垂放下，聽眾才爆出高分貝掌聲。指揮也慷慨加奏他老家的《芬蘭頌》，據聞巡演每場都加奏這首傑作，精彩可期。

樂問集
周光蓁
逢周一見報

善用AI這個學習夥伴



▲善用AI學習事半功倍。 AI製圖

人工智能（AI）走進校園，為學生們打開了一扇便利的學習之門。遇到不懂的題目只需輸入問題，聊天機器人便能迅速解答。當AI讓學習變得輕鬆，學生是否真的學得更好？

據《經濟學人》報道，由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大衛、香港大學的雷維克與吳延暉共同進行的研究中，追蹤了中國近兩萬七千名十二至十八歲學生的學習情況。結果發現，使用AI的學生，六個月內家庭作業平均分數提高了百分之十八，完成作業的時間也從六十四分鐘縮短至四十五分鐘。然而，在期末考試中他們的成績卻比未使用AI的同學低了兩成。可見效率提升並不必然等於學習進步。

以上問題其實並不在於AI本身，而在於學習者如何使用它。部分學生為了求快，直接將題目交給AI，複製答案後便算完成作業。表面上分數提高了，花費時間減少了，實際上卻跳過了思考、理解與練習的過程。當考試時無法依賴AI，這些看似掌握的知識便難以轉化為真正的能力。

若將AI當作「個人家教」，學習效果便可能截然不同。遇到困難的觀念，可以請它換一種方式解釋。解題遇到瓶頸，可以要求它提供提示，而不是直接給出答案。完成作業後，也能請它指出錯誤，幫助自己查漏補缺。

另一項由明德學院學者進行的研究也發現，大學生若利用聊天機器人輔助學習陌生主題，測驗表現不僅有所提升，這種優勢甚至能延續至一周後。

AI時代的學習，不應只追求答案的速度，更要重視知識的累積與思考能力的培養。使用AI前，應該先獨立思考嘗試解題，遇到困難再用AI協助，最後再重新整理自己的理解。別讓效率的假象成為學習的代價。

樂活
潘少
逢周一、二見報

電是怎樣來的

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，已經出現與「電」有關的字形。到了《詩經・小雅・十月之交》，更有「燁燁震電，不寧不令」之句，描寫雷電交加，令人不得安寧的景象。古人不知道閃電形成的科學原理，卻很早留意到一個現象：雷與電經常一起出現，但一個發光，一個發聲。

雷與電各有不同的本領，古人便想像它們由不同的神靈掌管。明代都卬在《三餘贅筆》寫道：「俗呼雷電為雷公電母，然亦有所本。」他引用《易經》「震為雷，離為電」的說法，指出震卦屬陽，象徵男，離卦屬陰，象徵女。因此，雷神是男性，稱為雷公，電神是女性，稱為電母。

電母又稱「閃電娘娘」，在民間形象中，是一位穿着紅、藍、白、綠四色華麗衣裳的女神。她最特別的地方，在於兩手高舉着兩面鏡子，只要把鏡子一照，便會射出耀眼的強光，這就是閃電。

但，為什麼電母拿的是鏡子呢？這還有另一個民間傳說。據說雷公視力不好，曾經錯把一名孝順的寡婦劈死。天庭為了彌補這宗冤案，便封她為電母，讓她以鏡光照亮人間，幫助雷公辨別善惡，避免再次誤傷無辜。於是，電母先照，雷公後打，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人們總是先看見閃電，然後才聽見雷聲。

不過，雷與電的關係，還有其他解釋。在海南黎族流傳的《雷公根》，有一名叫打占的青年，與雷公本是朋友。有一天，雷公到打占家作客，打占用九大碗糯米酒招待他，又取出紅白藤條和豹尾，在地上用力抽打。想不到藤條與豹尾每次碰到地面，都會迸出耀眼的火花，看得雷公十分羨慕。

雷公心生貪念，竟然趁打占外出耕田，偷走了藤條和豹尾。打占發現後，追上天庭，在南天門外砍下雷公的左腳。回家後，打占還是愈想愈氣，拿起刀來，每砍一刀，天上的雷公便痛得忍不住擂鼓，又揮動偷來的藤條與豹尾。從此，天空出現閃電與雷鳴。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大熊貓「辰星」「曉月」旅馬一年記



圖為十一月十五日，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附近的馬來西亞國家動物園，大熊貓「辰星」享用食物。 新華社

寰宇採聞
逢周一見報

「搗亂」的南瓜

南瓜是什麼？這個問題聽來簡單得可笑。美國園藝家卻說，南瓜（pumpkin）的定義真不好說。歐美民眾心目中，南瓜就是橙色、渾圓、外皮有堅硬的棱線、秋天收穫的筍瓜（squash）。但南瓜品種很多，總有一款不能滿足以上說的所有特點，而別的瓜也常「濫竽充數」，被當成南瓜用。

美國人每年感恩節吃的南瓜派其實不是南瓜做的，而是用了「奶油堅果瓜」（butternut）的瓜肉。「南瓜香料」（pumpkin spice）裏也沒南瓜，只是肉桂、豆蔻、孜然等放在一起，讓人聯想到烤南瓜的滋味而已。甜蜜香糯的「貝貝南瓜」也不是南瓜，而是一種被稱為「奶油杯」（buttercup）的瓜。每年萬聖節前美國孩子津津樂道雕刻、裝飾的「南瓜燈」的確用大南瓜作為原料。這種南瓜個頭大，瓜肉少，外表圓整，雕刻起齜牙咧嘴的鬼臉來很方便。為防止戶外的南瓜燈腐爛或遭到松鼠的毒手，民間還有塗抹護膚品等保養秘方，煞有介事。

美國今年的萬聖夜在十月三十一日。和南瓜燈一樣必不可少的是孩子們「不給糖就搗亂」（trick or treat）的傳統。大小孩童穿着各色服飾，化裝成自己喜愛的動漫或影視角色，由大人陪同，挨家挨戶地敲門要糖。此舉有吃有玩且儀式感十足，大受兒童追捧。難怪美國的這個萬聖夜習俗「回流」到發祥地英國，儘管那裏歷史上是用蘿蔔雕刻萬聖夜燈籠的。

有人說如今美國經濟不景氣，很多人餓着肚子，為什麼還要浪費糧食，把南瓜如此糟蹋呢？難道是遊戲與傳統的力量根深蒂固，甚至超越了人對食物的渴望？

墟里
葉歌
逢周一、三見報